

集部

古文集成卷九

宋 王霆震 編

前乙集三

記

連雲觀記 毛東堂

元祐七年夏六月和州修清風樓為連雲觀秋七月太守王公以書走鄱陽告某曰始吾於此且日據几簿領如髮正須爬梳又當為民吏道主恩曉國禁而問所疾

苦赴其願欲若吾有負於此人衆且持劵而取責必償之乃已盖未暇游觀事也頃之民不數至吾庭司空城旦之書束於髙閣晨起從容聊涉筆輙期會而已反私自慨憐吾君游意太平治道貴清静四方黔首日以寧嘉此不教而定吾老矣竊二千石與時約結欲自表見者今乃了無可効殆飽食而嬉矣既日無事時步城上得與江山接殷勤始怪此樓庳陋聊葺而新之今睢盱百尺上薄光景俯瞰風雨簷牙含空雲氣吞虹朝隮南

山而歸宿村礎此吾以名連雲者也兩隅别為更衣之
次將從賓客徘徊其上以樂之然未有記幸以屬子可
乎其書復公云公之惇大渾涵人莫覩其畔岸者今甚
欲小見於此觀也哉有濟物之性無垢氛之攖惟雲是
名此豈直張其高而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雨乎天下者此泰山之雲也故君子體雲雷之象而
見經綸之業得志則澤加乎民其歛而未用也又能使
人憔悴枯槁渴而望之則君子於世亦何能已此其有

為之氣當浩然而川瀦淒然而雲作勃鬱胷次茍出之
膚寸崇朝而雨乎豈真此觀之上蜿蟬逶迤繡文錦音
獨無心而倘徉乎雖然聊寓意此特以可卷舒亦何適
而不自如耶此公不素見語者某竊能料之以暴於人
至於登覽之樂風物之秀獨想見其處而斯文不可以
髣髴然聞其東則項籍之烏江試求其平生喑嗚叱咤
之氣垓下悲慨之音則已漂為驚濤紛為薄霧濛滅無
所矣風急水寒葦花淒晚豈亦有艤船渡口如當年亭

長輩乎聞其北則孫權之故都帶甲百萬江漢為池紫髯英發驅駕豪傑豈自知不四傳而奪之晉又奪之宋齊梁陳如拉枯然彼晉而下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俯仰六朝無可把玩嗟乎世人直為物之逆旅爾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一世百為忽然而已公乃今日登此遐想而長思亦適然也蓋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付是非於亡羊歸萬物於一馬乎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輩多矣皆

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嗟乎羊叔子豈特畢一世為物逆旅邪方將以身為長廊甲第為便座燕寢日夜為主而錮留之又將數百年累虛空以應門引魑魅而守之此亦惑歟庾亮在武昌諸佐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公豈亦有客如武昌之人乎當天空月明夜氣縹緲斗酒相屬撫𦘕而歌客主可以頽然相忘矣既以書復公又以為記

學林堂記 誠齋

茶陵譚氏世儒其業至今郢州邵博士始策上第者世選其名勁之其字也勤之凡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嗜學明經有司以秋賦之溢貟選試大學知言再在選中嘗築一堂叢書於間絶甘屏葷而以詩禮為膏梁捐綺牴縞而以文史為襟帶去絲逺竹而以簡編為笙鏞問堂名於艮齋先生謝公大書學林以扁其楣久問學林之説於余則訊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黄豫章擷之以諗

學者也子嘗觀於高山深林乎嶤嶤乎其陟而彌峻也蔚蔚乎其眺而彌廣也窈窈乎其蹟而彌邃也子也入焉將奚取乎根柢乎榮華乎曰根柢哉余曰子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邃也又有甚於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爵之林由於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柢之林也由於文詞入自名爵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將根柢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哉然咀義理者其滋淡餐文詞者其味腴

蹈聖賢者其途悠趍名爵者其徑捷子能不誘於腴不厭於淡不勤於捷不惰於悠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日矣不然腴與淡戰於口悠與捷戰於心吾懼榮華之勝而根柢之負又文詞之詸而義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聖賢之偭也嚮聖賢而偭名爵苟不止其嚮必至乎爾也嚮名爵而偭聖賢雖不止其嚮亦必至乎否也子將欲入其林顧聞其嚮

山居記 誠齋

山居者侍郎侍制霅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于其郛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武子癖於馬賓王癖於山郛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罥次灑落如風標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冰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登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郛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

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晏于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噫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睹其所謂崑崙哉問其户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黄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爲出之竟氃氋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異羊公之鶴乎賓王笑曰子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

目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會稽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壑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輝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泠然者非瀑布廉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嘗無山

禾山龍溪亭記　龍雲劉弇

所不足乎物者非形也有以處其形而已矣鳥之木棲

獸之陸馳螻蛄壤息蚯蚓穴處鼠穿墉垣蟻營培塿以至畦疇蠹窾豕蝨奎蹄魚鰍之江湖與夫螢緣蔓而蜩附枝凡相與為類者何嘗千萬要必無負吾形然後適於足耳龍之為物神而能變者也其遁宅幽而儲密其出離偶而縱獨其騰凌而上則奔霆駭電夾之以飛一息而超千仞其蜿蜒奮揚則瞬息可以興雲霧其散利以致養則不崇朝而雨天下然其大小脩短潛見飛躍猶未離乎形而不忍輕自露以取困則其心與他物亦

何以異然則水之有淵固龍之所憑以處而休其無事者也且龍之在天地間非若鰍鮻鯢鮒陰奸秘怪擅尺寸水苟延其生匿隻形而庇孤影則計有以容其軀者獨窮北之天池而極南之溟海耳而舉今天下濫觴之淵穴深之竇與夫消然鍾水之瀦號為龍之别處者往往而是何其多龍耶然切嘗推原造物者之意彼非不欲尸衆役以自騁顧以為無益然後必將使此族挾其變恠蒸布四出時泄膏沫以遂物願而熟視其致力焉

故凡散在人間者皆龍異時息肩之處則亦仕宦者之有府舍歟雖多無可疑也禾山甘露寺之左有溪水自絕巘出貫寺垣走東南三里餘釃龍門兩崖間東為飛湍過別厓急勢淙下汩汩注彎環中相分劈以去傳者以為昔嘗有龍居此而熙寧中長老楚昇惜其勝槩因斬材洞石截衝波跨崖起亭構遂以龍溪名之盖龍名其居而溪名其所以居者也先是客有以遊禾山來者方揆足時外臨邅迴已恨力不足以支深入之疲而道

兩旁又無憇焉者之所往往浸有怠及昇師之為此亭也甫控絶險孤撑脩緑盤礴於飛簷屋榲之外而下蔭清泚其明可以燭鬚髮故使臨之者始忘劇至之勞而驟得難窮之趣徜徉注視孤䰟恍駭眸子為之眩轉而悲憂感慨至不旋踵釋去嗚呼昇師於此可不謂有力者乎雖然吾有説焉今夫倏爾自造嘿運於冥中而莫見其終窮者變化是已其為龍也使變化無適而不自已故以動則神則是龍者適所以寓變化者也處晦而

不昏行明而無章非徒與物役役守此形也則何水而不可居則是溪者適所以寓龍者也茍龍不能出潛以興利溪不能宅龍以標靈雖洶湧萬態矯首髙卧吾固將以龍為尺澤鯢而溪為杯酌之蹄涔也尚何亭之為因昇師求吾文以識之為之登焉而遂書

蟠齋記 劉雲龍

安成劉君公濟於其暇日合里之親且舊相與觴予於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

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誘予且齋之前壤瘠不沃而隆窪高埤之所附水潴不流而濁撓弗蠲之所鍾外漫容土古道傍出其下怒蛙盤鴟迭相鳴喧而不材之栱木毀折之叢篁與夫幽芳野蔓柔藤鬖鬖相為紛披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其桷與櫨幾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與四阿幾頹且靡而似無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為陋圭窬隙壁謹能蔽風雨胱罟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琴弄碁足以

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㬥隆而影索途脩而步艱志有餘而力不抗連試禮部輒斥弗遇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此吾之所以蟠也然世之人方且躡穹臺臨廣囿睇清漪之渺瀰掇茂植之芳香以侈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汙狹陋之地飛甍重霤綺疏青鎖百金之壯麗以至髹𩬊刻鏤藻繪彤炳矗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易之以容足之

所彼得志之士策肥茹鮮綬佩而青朱了無不可意者吾則易之以半居無事之隙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蟠也固宜予於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深居遠近不在東間在南阡瓜疇芋區跬步可到宅居壓而田負郭家有乳雞豐豚以卒徂歲旦暮杖策恣兒童相遨戲此事不得志而去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齒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與夫追念三徑之就荒退思倦鳥

之知還者異矣余何終役役有此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鈍其始而終自利休於塞而通必至者使物而無蟠則孰且為巳哉今玆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為無若此時為可以得志何患不勉爾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蟄而燭破幽須遠且大正在異日則是齋之設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無能終留也故為之卒其說使知君之所寓名於蟠者如此

杏塢書院記 曾撙齋

据韻釋文塢壁也壘也小障也庳城也院周垣也余姻家鄧宗儒家西有郤丘焉中立而四顧如壁如壘如障如城故以塢名丘丘故不平隨其故阡之隴之殖杏其上故以杏名塢塢故不廣隨其故垣之舍之植杏其間故以杏塢名書院書院者無書不蓄也蓄欲讀讀欲講講欲明父兄與子弟講明者也師與子弟講明者也友與同志互講明者也宗儒有叔父焉字經邦於世業為儒於人品為博雅君子於禮部籍為貢士於後學為鄉

先生必能取所蓄書為宗儒與其子講明之然而正心誠意然而修身齊家然而治國平天下精神相融口耳自喪不須師友可也萬一宗儒未足須人為友為子弟師取所講明申之余其得以固陋為解哉廬山之杏林董奉所為寓道教也于闐之杏城毗廬旃所為寓釋教也魯國之杏壇孔子所為寓儒教也杏林杏城出杏壇後彼二教所寓殆倣吾杏壇意以借重者吾教豈借彼杏壇以重耶孔子之遊適然戾止弦歌鼓琴遂為故事

非有意焉爲杏設書院爲讀書設則若有意然者推其所以然杏之初蕚而巳矣士之讀書也蕚然後華士之學文也華然後實士之制行進德也實然後熟士之聞道也熟然後復命士之與道俱也士反諸巳讀書之謂蕚學文謂之華制行進德之謂實聞道之謂熟與道俱之謂復命是理也宗儒與其子於書院之成之後得於師友間歸而求之自得蓋多矣雖然書院古家塾餘輩里中師友耳宗儒與其子不以所得自多更出於鄉校

於泮宫於辟雍參以天下之師友又歸而求之所得加多焉幸還以啓余輩也

歸潔堂記 搏齋

吾友黎夏卿宅闤闠狃市聲目與耳鏖為固然屬厭發省耳目二而一之道也是惟無動動則彼與此胥故耳有所流目從之於子弟觀書不廢則損非便也卜可遠者得一湖於不東不北不遠不近不村不郭之間慶元戊午建堂其上面而窻几與之俱資修也背而屏坐與

之俱資游也腋而寢榻與之俱資修也明年賦考槃賦
伐木䨼友朋筴子弟修游休其中荷獵獵兮自翻若手
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然也水淲淲兮自浩若絃誦之聲
然也魚洋洋兮自嬉若涵泳聖涯然也物態所形學機
攸觸子弟於是進進而夏卿深有得矣修焉而得於窻
見其參於前也游焉而得於屏忽然在後也休焉而得
於寢左右逢其原也又明年余隨牒過夏卿挑扣所得
乘其入邀其歸發揮堂趣斷孟子章題以歸潔潔潔也

自得其潔之謂道得道委潔之謂天得天委潔之謂水士之澡身浴德聖人之洗心取義於水惟其潔而已矣充士之潔為聖人充聖人之潔為天聖人之行遠近去就不同同歸于潔夏卿學士也更以聖人自充則學成矣學而成則已大物細未必不屑處雖然學於王之學則學之成王之恩也恩重則身輕未必不屑出繼自今出應王須能勿徇好事者為要以割烹食牛否余未知也主以癰疽侍人瘠環否余未知也余於夏卿為久要

知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爾於非義不與闚之意其非義不取也於非義不取闚之意其處矣寧不出不屑非義以要出矣寧不達不屑非義以主出處不同同歸於潔余所期於夏卿者然夏卿誠能如所期以帥子弟父子兄弟浩養與水同德慱濟與水同功急流勇退與水同道顧不韙歟否則水哉水哉夏卿何取於水也

桂芳堂記 楊東山

西昌王彥逵作堂植木犀兩株于庭扁其堂曰桂芳蓋

取諸六一先生植桂比芳操之句謁予記之予曰桂古
也清輝之芬婉之于蘭小山之幽儕之于松仰天之高
神之于月非古也蓋自靈均以來昉乎爾昉者何騷焉
而已矣騷者何文焉而已矣既而布衣韋帶之士由乎
文希乎名數奏明試乃計功而取象焉至于唐進士遂
以豔科目之得雋命之曰折桂桂之初服豈端使然哉
雖然進士之科目桂之似焉否也桂之在月否也月中
之桂可得而折否也士取天子之科目而已折月中之

桂自珍然則無天子之科目則有天上月中之桂否乎蓋神之之耳神之所以勸之不然則天子之科目誰其貴之乎弗之貴則弗之慕弗之慕則弗之學貴斯慕慕斯學學斯成至此然後知桂之功歟桂之功桂之末也盍反其本請諏諸日月之輪幾何桂之根何傳桂之幹何挺桂之枝葉何傳桂之華實何榮何謝如之何而折之如之何而即之吾將有問焉問惡在人是也人惡在學是也有學此有人有人此有桂有桂此有芳抑嘗觀

其芳乎木若白玉質之淑也華若金粟藹之英也葉追璧瑤非智之巧乎薌塞清霄非聖之清乎曰淑焉曰英焉曰巧焉曰清焉士者反躬不當爾耶既樹之必攀之既手之必身之故曰君子於桂比操焉然則唐人折桂之名抑末耳盍反其本彥達有子二人長曰登字君庸以文為博士弟子貟次曰發字若正皆力學操卓名焯焉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吾於是知桂之雙人之祥

介然堂記 東山

與人同可乎同之靡則隨與人異可乎異之疚則睽譬之於水決諸東則東決諸西則西惟決者之爲而水無擇焉匪隨也乎水可也人不可也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彼冠之不正於吾無與也於吾奚浼也望而去之弗族其親夫如是稱天下微與居匪睽也乎喻可也實不可也隨而弗睽其失也誇睽而弗隨其失也孤弗隨弗睽弗誇弗孤孰能之乎吾親友曾君名彊立字立夫其人也奚繇知之立夫未始障西風

之塵而不妨看南山之雲未始弋戾天之鳶而不妨騎
飛仙之鸞雲雖不吾與吾將彊而覯故雲留而塵去鸞
雖不吾迎吾將彊而乘故鸞翔而鳶寘曷濟登茲蓋有
道焉涵茹古今不饜不止父大德業不盈不已洙泗之
流吾挹其清杏壇之芳吾擷其英天地吾師也聖哲吾
朋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非吾立夫歟立夫以介然名其堂其伯父
無疑書其扁來命余記之余曰介然烏乎名立夫曰後

山先生聞徐仲車之風而悅之因其門人江季恭寄棧焉季恭為仲車言友人陳無已親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願納交于下執事彊立於後山是慕故於介然是取余曰親賢樂善介然不羣余不知也子其問諸後山後山不知也子其問諸季恭季恭口之仲車耳之後山身之立夫心之心至焉耳次焉不知後山之為立夫乎立夫之為後山乎我欲仁斯仁至矣子於立夫乎觀立夫不羣於流俗玆其本也其學其文皆卓爾特立見稱

於鄉常以周官一經之業頡頏於師友吾知其立身揚名介然於天下也必矣兹其末也本末粹矣吾於立夫乎觀

古文集成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十　　宋　王霆震　撰

前乙集四

記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迂齋批 首尾二百来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 此句關涉

大漢興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

病卒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此一斡尤奇非温公不能此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結尾三四語凜凜乎秋霜烈日

待漏院記王元之

迂齋批句句見侍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俳然詞嚴氣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體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微見侍漏意）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

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洊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

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

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此一轉尤切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迂齋批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了斷遺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宇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後山詩話云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所著小說也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立二柱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此亦一柱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樓之變態萬狀而人情所感不過二端此一樣人勝前一樣人要之是知有已者而已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綴上生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情所感不過上面二端而仁人之心出處只是一致憂

樂不在已則在物故一致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夫子之道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結尾有力

小竹樓記 王元之

東萊曰嘗聞之山谷云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足醉白堂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

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虚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一無衣字）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

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髙則髙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

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畫錦堂記歐公

張子韶云予聞陳伯脩云歐陽公畫錦堂記無賢愚皆知其美至若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唐子西語録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畫錦堂記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此為文之法也

迂齋批文字委曲善於形容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窮）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舉其親者則跡者可知）一旦高車駟馬（達）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前面意思本自淺陋得此一句斡轉）公相人也（光着此一

句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回䕶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来治於相乃作晝

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丞相之見却如此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决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語壯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彜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占地步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

於是乎書

有美堂記 歐公

迂齋批 將他用外郡究轉假借比並形容而錢塘之美自見此別是一格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

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寬閑寂寞之地無盛麗雄富之觀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

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川之美以資富貴之娱者惟金陵錢塘揚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抑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兼說金陵錢塘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得金陵一邊比並形容則錢塘之美更覺精神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盛麗雄富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

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山水之美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又皆朝廷公卿大臣如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與窮愁放逐一句相應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收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結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畫舫齋記　歐公

迂齋批　文字宛轉以見出險而不忘險之意且言前日之險亦仕宦自取之爾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其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

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難必曰涉川盖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私所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甞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以仕宦比商賈）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

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汹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於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反前說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

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因以置于壁

蘭堂記

羅畸

元祐四年予出而仕司法於滁五年季春作堂於廨宇之東南堂之前植蘭數十本微風飄至庭檻馥然予方休乎堂上欣然笑曰猗歟蘭哉是可以名吾堂蘭之為物幽而芳者也嘗讀楚辭每笑屈原喜命蘭以自況原之幽操峻節皭然自拔於腐濁之俗而不受世汙染茲

誠無愧於蘭矣然彼不知夫蘭之於所居非側僻險絶之層崖則幽荒寂寞之窮谷煩篠惡草相與蒙翳曽不得與黄茅白葦俱出而用於世顛頓窘辱極矣而蘭猶自若也原一不偶於楚輙自隕生為澤畔愁吟之羈客死為江上漂泊之游魂又豈不知所謂無人而自芳者歟噫蘭之德淡然不可以榮辱何其有道君子也故予之於蘭猶賢朋友也不敢輙玩之載以高臺衛以脩檻所以拔其卑汙而養其潔也冨奇不入吾庭者忌夫繁

英縟彩之傷其質也嘉菊數叢錯峙而間列者懼其太孤易撓於風雨而以夫氣類稍同者助之也唯予之病於世久矣而聞道晩世念一至往往顧影自咲軒楹之間徘徊閑吟而與蘭相值俯而視仰而思則釋然而自愧噫由斯以往朝於是焉襲蘭之馨莫於是焉擷蘭之英携書就觀引酒對酌庶幾久與之俱化

二友堂記 澹庵

上方側席高人起左史福唐李公彌遜於釣築間將大

用會南方告饑而廬陵特甚詔公作牧以字罷瘵既至櫛垢爬痒民獲蘇醒郡以大理則求所以慰憊憊者於視廬之偏得古松蔚然對植以竹開軒其下榜曰二友且為松竹主人命郡人胡某志之僕曰公山林十有五年窮崖怪壑家猿狖而宮魚龍宜於林水飽聞而厭觀者豈少此二物哉是蓋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牧養小民患鮮鰥寡必剛毅不回之士然剛難不失之虐則奪於慾故曰棖也慾焉得剛而書則曰剛

而無詹蓋不虐不慾可以言剛惟剛故能行仁公獨有取於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於剛邪方公閒於簿書哦其中見夫檀欒膠轕冷風薄人清陰滉處則思所以大庇我民以澣以濯見夫落落高標陵轢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則思所以上列利病與當途要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幽姿勁質鸞鵠對峙而不受鷂雀則思所以擊奸尚賢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雨暘以時物物得職威令神行惠澤川流仁周乎甿𤓰義高乎偃

伯曽不旬歲而民和年豐是豈巧言令色四體若無骨者所能乎至若心遠地偏境與意會萬事不到胃次聽號鍾之松風挹寒塘之竹露邅歷物表便有濠濮間趣回視軒冕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雖然是固可友而不可屈公將羽儀天朝固不能屈之使西如磨頂者然能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愧二友實丘壑夔龍之友

遯齋記 澹庵

余里人周召挾其有走行在疏朝廷得失號一時狂直他日語余將買書歸槃齋以遯且以遯名人其謂何余曰易有遯在象為大過春秋不見書盖遯非聖賢之得已也殆如詩考槃考槃賢者不得志退而窮處者作也子以一介草茅一言而善廟堂擇焉使待試禮部則與衛之賢者不得於時者異矣而欲遯焉左也雖然是固左已然衆方炙轂以昧進已獨脫屣塵軫作沐猴禪正自不惡請因考槃之義以鍵子之决夫考槃賢者處

澗阿能成其樂者也其章言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鄭子云弗諼不忘君之惡弗過不入君朝弗告不告君以善道也歐陽子云弗諼不忘隱處之樂弗過獨樂不他適也弗告不告人以此樂也伊川子云弗諼不忘君弗過傷不得過君之朝弗告不得告以善也從鄭說則流而為行吟塗哭欝而獨嗔者之為也從歐陽說則流而為槁木湅灰往而不返者之為也從伊川說則流而為假隱釣名足巖壑而志城闕者之為也是三說

者將安從子歸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非有合於
吾易喜好之吉則善矣反是君子或所不取

古文集成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茅　琳

古文集成卷十一　　宋　王霆震　編
前乙集五
記
南京宋城縣夫子廟記　石介
天地吾知其易毀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一政不行則缺山岳吾知其易壞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彌亘億千

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絶莫亂於戰國莫妖於揚墨莫毒於嬴秦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凶悳雲神猾貞曰聰曰勒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李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隳拆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受攻擊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息由根柢堅而枝榦茂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為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為枝榦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為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

為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岳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傾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流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盛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釋奠于令之廳事噫其為褻亦甚矣李大夫

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黷慢於是拆佛宇瓦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麗焉穹穹闢陽耽耽闔陰夫子被王袞冕執圭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二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夷法也毀瓦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三善不可不記

兗州鄒縣孟子祠記　孫復

松齋評曰泰山孫先生學術之正足以嗣聖門之餘嚮故其深歎孟氏有距楊墨之功是記之作議論高而筆力健又且鋪叙儘有條理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善造語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双開論楊墨孟子仔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

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歐天下之民而陷溺穽窞之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絶其後拔天下之民於陷溺之中而復置之中國發得孟子有功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則

天下之民魚鱉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人門者無先於孟子力平二竪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兹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

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基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復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況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年月日記末結有力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郎學士云此篇論夫子之力大故歷聘而求仕顔閔之力小故不敢仕

迂齋批文字有關鎖首尾相綰發明理致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熈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茍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

成具三獻爲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自遠及近一節進一節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騫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污也而三子

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以此譬周家之難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龍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誇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有此意方來得下文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之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盖亦有陋舟而將試焉此江

湖之舟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出脫得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佳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嚴先生祠堂記范希文

本傳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武拜諫議不受耕釣於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州桐廬縣

迂齋批字少詞嚴筆力老健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兩下並說並無抑揚便見嚴光不屈光武光武不臣嚴光之意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引兩卦天造地設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

遂先生之高哉結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幹歸立祠意仲淹來守是邦緣所以立祠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含無限意

釣臺記東萊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

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葢亦猶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司諫來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蹟以其像寘祠之左文正公没郡人思之遂侑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為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

首頽圮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某病廢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内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没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睠焉有懐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

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爲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尺牘斸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者俊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響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爲西晉之清虛矣而

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變為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當遇邪令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江而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芊

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戶叅軍吳桂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睨蒼𥁞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人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

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劒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禄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等差矣况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来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撫州顔魯公祠記南豐

迂齋批議論正筆力高簡而有法質而不俳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

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為之備禄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有力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都應在後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看他連用許多斥字便見他布置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五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禄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有力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七十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茍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輙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

世失所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應前面許多斥字）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接有力）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瑕瑜不相掩）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又應前）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推本之論）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

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

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閬州新政縣顔魯公祠記 唐庚

迂齋批 詞氣發動 議論正大

上元中顔魯公爲遂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

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剥落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彊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議論好）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是未必然（先取彼之說而後伸已之說）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

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邪而小人訢然自以為得計（破此說好）不亦繆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載之後而况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字之妙又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與起頭数句相應）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彊叔登離堆探石堂（有他筆勢）觀其遺跡而味其平

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古文集成卷十一

古文集成卷十二　　宋　王霆震　編

前乙集六

記

吉州州學記　歐公

慶歷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非愚臣所能及惟

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葢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

至六七百年而末已此其效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求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

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以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有餘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廷進不能賛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涵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

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奇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壠畝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廡

桂陽軍學記　南軒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峒吡紛擾之後甫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郴學之成某嘗為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盖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蹇淺又況平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為覔舉謀計利耳

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眩不為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為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偽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

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静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収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願與諸君共勉焉

吉州州學藏書閣記 楊東山

吉有學學有閣閣有書自本朝慶歴三年知州事殿中

丞李侯寛始也學之成歐陽文忠公為之記極盛大備壯偉閎耀棟宇九七而閣與居一焉于今二百餘年黌舍後一再徙所謂壯偉閎耀者固非其舊閣不復存幸書存焉爾有書而無閣書將焉儲儲之直舍直舍豈書度哉書弗度是輕其書輕其書有書猶無書也然則書之輕重閣之有無繫不繫邪寶慶二年會稽劉君漢弼為郡文學掾偕諸生請于郡曰學之舊書有如九經則後唐長興後周廣順所刻印之帙也諸經諸史則本朝

京師國子監之中本也大江之西郡有十一書亦悉萃則令兵部侍郎胡公梘之始也不既富矣哉而弗閣焉非闕歟學無所以資含州疇資郡可之於是前史君趙侯希桀與之粟斛五百今史君趙侯汝愚與券緡五百永新張大夫給亦俾工師致大木焉營度斯決財用斯發直舍斯撤新閣斯傑偏榜斯揭華堂斯設燕處斯列復舊觀之列經始于丙戌之冬落成於丁亥之夏裝舊書悉叢于閣貯以四庋第以甲乙丙丁藏焉闔郡咸喜

視寶慶猶慶歷然視二趙侯猶李侯然漢弼以書諗某曰子為我記之某不敢以末學固陋辭財為之言曰閣之未復書之未藏君子固有憂也閣之既復書之既藏君子猶有憂也君子何憂也蓋閣易爾書為難書易爾讀為難書藏焉閣奠焉顧不美歟雖然為書謀不若為人謀繼自今後學者居是學登是閣啟是度讀是書朝於斯夕於斯讀經則探聖賢之本原讀史則知歷代之治忽讀諸子百家則擷文章之英華繇書而心繇心而

身繫身而國而天下致君澤民盛德大業皆書之用也至此則閣焉可也弗閣焉亦可也書焉可也弗書焉亦可也何則書即人人即書大哉書乎是歲七月朔具位楊某記

吉州吉水縣魁星樓記　楊東山

三山林侯半千為吉水宰之期年縣學成未幾樓成侯之志士之力也昔陋而今於壯故無而新於有宏謨雋功為江西諸邑甲侯謂余曰學之成毅齋先生曾公煥

為之記矣樓之成子盍為吾記之匪吾之是為抑多士實為余曰余邑人也邑之故余知之邑與廬陵人物天產山川之勝實絪緼焉東山崇崇士之頳也文江沄沄士之泓也有是頳故邑之士髙以秀有是泓故士之文清以醇髙以秀則其節不屈清以醇則其學有源士不負邑也第邑負士耳何謂邑負士毋乃作成興起之未至歟邑見其所欲士將自琱琢邑見其指意士將自表異顧為之宰者作成何如耳作成施焉興起隨焉士之

興起夫豈其難今學成而樓新樓新而名偉侯之所以望於士者何如哉士曰魁壘漢也人曰傑魁唐也曰魁者何冠冕之謂也月書季攷第其高下三歳大比興其賢能冠一經一賦一論一策者皆曰魁冠一郡一邑之多士者則曰魁賔于太常旅于集英中于科目為天下第一者則曰魁魁云魁云在天成象星以魁名斯玉衡杓建之綱也在人成名人應乎星斯麟鳳拔萃之神也綱揭而神運夫豈偶然哉然則學之有斯樓也樓之扁

斯魁也侯之所以作成者於是乎始士之所以興起者於是乎生魁云魁云一樓云乎哉樓云樓云科目云乎哉聞之師曰科目有二有帝王之科目有素王之科目帝王之科目二素王之科目四曷謂二曰文曰武曷謂四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冠文武之科者易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者難冠其易者夫豈無人可稱者曰董仲舒冠其難曰僅僅一人焉曰顔淵冠其二而兼其四家淵而人舒抵其四而䖍其二淵内而舒外

此侯之所望於邑士也不于其四而于其二惟舒之是覬姑取其二而舍其四弗淵之是企豈侯之所望於邑士哉遂書以為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文公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来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興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生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後學之

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而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它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

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

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斅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學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

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容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纎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幷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文公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之廢焉者也葢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托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

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説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虚浮誕之域益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朱文公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収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

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理義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

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檟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説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興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㷂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

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益有志於為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為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為極至之歸也因為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為學讀書之病請具列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

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

南安軍學記東坡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

𢡟庶頑讒説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
進善故擇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
撻之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
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
謳謡諷議之言而颺之以安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
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
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
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葢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葢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産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之孔子聞之謂子産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

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凡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

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蘇軾書

袁州學記　李覯

迂齋批　議論關涉　筆力老健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宫僣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化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州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

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音釋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只一句說過便了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語壯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學之廢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

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修今代遭聖神爾衮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學之設蓋為此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收拾得好

通州重修州學記 誠齋

通州故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碩來作藩既拜先聖周

視廈屋雨風空穿家桷蕞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亡所取背忽寤曰四鄰東脩之問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流貤之於横舍其可乃斷乃度乃陶乃斲乃壂乃牖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百其楹有雜其唐於是舍菜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如誦弦鏘如有茁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靡不翔集邦之士民靡不闓懌公移書於余曰子盍記之余復之曰為我謝通州之士公之厚士亦劭矣士何以報公余聞學者内而不外古也外

而不內古乎故自齊家而出至于平天下自脩身而入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詳畧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弗琢焉雕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珮故身不可以不脩也琢且雕矣而脉理之不端瑕纇之不瑩則玉人者力倍而器無就故脩身在正心理端矣纇瑩矣良工視之曰噫碈也則襍肖而裏不核故正心在誠意幸而玉也非碈也而主人懵焉莫之識則亦或毀于埴或捐諸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

有實而能識之矣問其所以實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益如此何謂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天生烝民之則者非歟究而至之是之謂格物學者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跂於聖潛乎身溥乎天下國家夫獨待於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其將焉在

瑞州高安縣學記 誠齋

筠之負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雖有附於州學之西廡

一小齋房號焉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璟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日落成於今年正月既望爰揭扁牓學子咸集且樂且詠有歎于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廪給尚窶子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於顔之巷茲宇之庳不庳於憲之室茲廪之窶不窶於陳蔡之羮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闢以九軌廊以千區餌以萬鍾於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

見堯舜孔顔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微學舍可不可也學職某某謁予記之爲書其説

古文集成卷十二